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倒挂的玫瑰

◎美人气◎倒挂的玫瑰◎却原来◎十方亩玫瑰的蔓延◎玫瑰灰◎也好色◎六月莲池◎你是我全部的甜蜜◎别动我的旁倚斜枝◎最新鲜的伤口◎忏悔得太早了◎两重◎离了◎情歌是一笔欠债◎遇见◎底色◎我写字因为我伤感◎当下的秘密◎潜伏◎爱半途逃亡◎咄咄一声◎一边呼吸一边成长◎做一个硬壳的人◎当文字老了的时候◎昆明汉口井的丽江◎今夜在忧伤◎被爱

张廷珍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倒挂的玫瑰

张廷珍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挂的玫瑰 / 张廷珍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3. 12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ISBN 978-7-5525-1160-4

I. ①倒…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039号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倒挂的玫瑰

张廷珍 著

责任编辑 王薇薇 靳红慧

封面设计 杨 坤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11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160-4/I·407

定 价 8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咂着爱情奶水的女人(代序)

芬陀莲子

春天了，张廷珍又要出书了。

让我给写序。她说，莲子，你给我写序。

好像序就存在我家里，早已存好了。

她对我向来是这样的。很霸道。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对一个诗意女人是没有办法的。就像你对一朵花是没有办法的。

你不能不说点什么。

但是你往往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对一个咂着爱情奶水的女人，有什么可肯定或否定的吗？就像你对一朵花儿有什么肯定和否定的吗？

就一个悠久地试图咂着爱奶水的女人。

就一个试图从爱情中咂出精神乐章的女人。

一个试图透过爱与赤诚的奉献活得更加纯真的女人。

她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为此，女人死都不怕。

但这个让你死都不怕的“情”字，它似乎永远是一个空奶袋子。早已空了，或者说，从来就是空的。

从来就是一个假设。假设有你，假设有我，假设有爱情，我们可以相依。我们可以躺在爱河里，安全地活着，永远地幸福着……

虽然人人都不敢真的报有这个希望，但人人都这样幻想，都这么做了。

这个病，这个是人就不得不得的病，这个试图医治但没有人愿意康复的病。

痴情的多情的人，常常是这个病情倾家荡产的投资者。

这投资注定是一次次的买空，但无空可卖，无利可赚。卖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了，是染着疼痛，像石头一样的记忆和关系，卖不出一堆垃圾，然后你就扛在身上，伤伤地迟钝地上路。然后，你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哀叹：

——建立在一块鲜活肉欲上的爱情，危险得就像是北方的春天，仅仅一夜间，就谢别了桃花。

——尘世里没有可以牵手的人，我的手该放在哪里。

哦，好可爱的，诗意的女孩心，没落地诗意着：“爱，就这样在移动别离中来来回回地拉来扯去，心渐渐就被磨旧了……”

但你渐渐看清了，在这个情场，你像一个化妆会里的演员，不断地想维持一个爱情天使的形象，你不得不“一直给自己羸弱的情感世界补妆”。

一次次补妆之后呢？

你累了。但你还不愿意撤离。

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在爱情中居住过，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撤离。这个幻觉，实在是太真了。

它让我们瞎了眼睛。

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地瞎，所以我们还会看到爱情中的残红。它是最后一口幻想的奶水……

等眼睛彻底瞎了之后，怎么办呢？

“让历史去性感吧！”

这个女人说着，美丽地转了一个身。我听到她哈哈大笑起来。

她说：莲子，我要旅行去了，我要爱我自己了！

是的，爱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尊贵的光明圆满喜悦。

无垠的旷野，无边的自在。

这才是真的爱情。

爱情之奶。

让我们狂饮。

目 录

C CONTENTS

美人气	001
倒挂的玫瑰	006
却原来	011
十万亩玫瑰的荡漾	017
玫瑰灰	021
也好色	026
六月莲灿	032
你是我全部的秘密	037
别动我的旁倚斜枝	042
最新鲜的伤口	046
忏悔得太早了	051
闺蜜	054
黄了	057
情歌是一笔外债	062
遇见	067
底色	069
我写字 因为我伤悲	072
当下的秘密	079
潜伏	084
爱半途逃亡	089
哗啦一声	094
一边呼救一边成长	098
做一个睡觉的人	104
当文字老了的时候	108

昆明这口井	111
丽江今夜在忧伤	116
被爱	122
文竹的胎毛	127
秋天越长越像小狗了	129
杭州没有旧伤	132
编个花篮坐中间	138
沧海上空的那只蝴蝶	143
从前有座山	148
狗日的青春	153
湖里有鸟看不见水	157
回头即劫匪	163
那个时候	169
你一直没有让一枝玫瑰野起来	176
哦乖乖	181
秋天总会经过九月	186
如此奢靡	192
生活的弯度	197
四月夕颜	201
虚构爱人	206
雪花式的爱情	212
扬州 腰肢上一朵墨色荷花	217
字里行间的毒	224
暗香	232
花乱开	237
银川 宝贝有色	241
很男人 很女人	249
宋庄的桃园	254

美人气

有一种美是恋爱，是姿态。

一次在北京，大概是夕阳西下的时分，我和朋友漫无目的地在保利剧院的后门溜达。北京的楼实在是太高太密，那么多的繁华落寂都深深地陷在阴影里，看不见夕阳跌进山谷时挣扎的样子。

就在这时，怔怔地被两只小狗拴住了眼睛。

一只毛发盈白的小女狗，落寞地站在台阶上。她的头微微上扬着，有些小狐狸的媚气。斜睨的杏仁眼稍稍往上吊着，吊到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的高度。尖尖的小嘴巴无理取闹地微微上翘着，眼神遥远地看着鼻尖下，空洞的茫茫一片。

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孤独，傲慢，矜持，狐媚，似乎挣扎的夕阳里就剩下一只狗，一种颜色。

配合这只白色小女狗的活道具，是一只深咖啡色的小男狗。这个长相神情像个小狮子的家伙，那才是真正要命的货。他站在矮一级的台阶下，雄壮的脑袋虎视眈眈地向上仰视她，初春的小风一波一波捋着他毛发讪讪的，他痴痴地傻傻地梦梦地迷瞪瞪地看着她。

恋爱呢。

那么久，两只小狗坚持着一个姿势，一个眼里空洞着蔑视远近周



围，一个眼巴巴地忠实着自己的痴情，脸对着脸，眼睛上面叠着一双眼睛。此时，如果有一滴泪不经过脸庞滚落在地，那肯定是上面那双眼睛里的。

我的眼睛出卖了我的心思。我走后许久，眼睛一直随着两只小狗。在不眨眼盯着看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抿紧地嘴角曾经拽拽地抽动几下，为了掩盖，我咬牙切齿地蹦出几个字：狐狸精啊。

有一种美，在紧紧抓住人的眼神的时候，总是忽略了他们的身份，来路，却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美，那是一种气味，没有深浅。

怎样的眼神，就会看到怎样的美。两只恋爱的狗，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让我忘记了它们的身份。

有一种美是倾覆，是江山。

美人，那个初夜一样的傍晚，一种狐媚的端庄的气味俘虏了我的角落落。

美人是面相，姿态，肉欲，没有重量，没有尺度，至多也就是回眸一笑百媚生。满满的尘世，玫瑰满园，桃花纷纷，美人从不缺席。

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潘金莲，苏妲己，阴丽华这些美人，是上苍为人间设置的美丽的深渊，是尘世男女欲望之进口，是尤物，是尘世欲望可以作为床单被褥铺展在床第的饰物。

尘世那些瘦骨伶仃的七情六欲只有在美人的水池浸泡之后，才会膨胀壮大繁华，没有了她们，世界就像稻草人的肚皮，那么苍白，那么无聊，那么空虚。

美人气是一种味道，美人暗香熬制，有重量尺码，可以称出多重，丈量出长短。美人气到底多重，有诗歌为证：“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美人气在美的枝枝叶叶上风尘着，在若无若有的细雨和风里狐媚着，旋风一样在平地突兀席卷所有缥缈的落寂孤独着，像风沙漫过江河日月一样矜持着，在千娇百媚的冷雨寒霜中端庄着性感的异香。

几丝风尘，几缕狐媚，几滴落寂孤独，几撮貌似端庄，还有一指长短的性感。美人气就这样把这几样东西严丝合缝地安置给她们，让她们成为这个尘世暗夜里不远处那盏摇曳的渔火。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和理解程度里，特洛伊战争的海伦，银幕情人苏菲·玛索，烽火戏诸侯的褒姒，钱塘苏小小，只有这四个人，才具备美人气，是千年难遇的真正的美人。

大凡有美人气的美人，她们都用难以触及的智慧通畅着人性的七情六欲，她们的美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暗合着智慧的高度，使人一叶障目不见了泰山。面对这样的美，山河失重，日月黯然。

美人，在爱着她们的时候，忘了自己，忘了他们，忘了道德伦理，忘了江山社稷，她们就像一座奇异的庙宇，无声无息地颠倒倾覆着这个世界的尊严，过路的行路的上路的辞路的，全然就是一副痴痴呆呆的祈香者。

红颜祸水，只有那些没能沾惹上红颜的人，才会说出红颜祸水这样酸气的话语。特洛伊战争的双方不会说的，尤其周幽王不会说的，因为周幽王长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长着享受美人气的骨头，有舍得无限江山换取美人一笑的资本和底气。这个男人玩得起江山也玩得起美人，败家败得干净，败得大气，败得彻底，也是一条汉子。

有一种美，是媚世，是昨夜的饱嗝。

台上，红男绿女们扮演着美人，超越时空膨胀着欲望，白桦林一样雄壮的沟壕，夸张如叫春的猫一样甩动着胯部，舒缓急促的前胸，台上

台下，暧昧的眼神，抽搐的嘴角，肆意的捕获，瞬间的征服。美在喧闹的俗世，就像是主流社会衣食无忧嘴里的饱嗝，散发着昨夜酸酸咸咸甜甜腻腻的馥味。

一群人在表演着美。职业美人聚焦在亮而热的灯光下，纤毫毕见地夸张着一些隐秘的部位，言过其实地挖掘暗藏在心底的人性和兽性。

媚世，成为主流的美。

之后，一种约定俗成的美被批发被占有被模仿复制，恍若廉价的赝品几经时光水洗，名声金钱的熨斗无论怎么也熨不展这样的美。如果没有原始生命的跳动，起伏，美死了，只有美人在俗世招摇。

因为这样僵硬的美，没有人性的经络，没有流动的哗然，暂时的窒息不是因为美，而是在于观者欲望的膨胀而堵塞了欲望门户。

有一种美，是微微的苦，微微的甜。

还记得那一年那个六月的某一天，我明明白白地等待又模模糊糊地期盼着骄傲的肚皮上生长一朵花或是一棵树。那时，早已过了预定的生产日期，肚皮里的小家伙比我更骄傲更有耐性，于是，我就有了机会逛些花草沾惹茂盛。

一天傍晚，在一个长满花草的园子里，纯粹无意，我突然看到花草中间有一株不一样的花，在肆意艳丽自己的时候，倨傲地垂下本来舒展的枝叶，红得那么正统，紫得那么邪气，绿得那么水灵，一副媚而不妖的神情。

这是我没见过的花草。可是，我总觉得这株草就是从我的梦里发芽，是在我心底里藏着的诱惑。院墙不高，我把高高隆起的肚子安置好，偷偷钻进园子里贴着那朵花，近近地看着。看花草不应该有偷偷摸摸的心理，但是，那是压不住的心思，无端地就会冒出偷摸的念头。我把鼻子凑近去闻，一种说不出的香，肉肉的，还有微微的苦，微微的甜。闻着闻着，我就不由自主地闭起眼睛，昏昏地想睡，怪怪的又不想

睡。我小心地用指甲刺一些这种花的根茎，乳汁一样的白色汁水慢慢渗出来，我用舌尖舔舔，渗骨的苦涩。

女儿家应该是不多不少沾惹一些这种花朵的花色神情韵致气味。

之后，我很快离开了。之后，我对家人说了这件事，诧异的家人随着我悄悄地去找了那朵不一样的花。

是大烟，学名罂粟。

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花。端庄的邪性，水灵的迷幻，苦苦的甜甜的微微的怪怪的，不多不少地表达着一种美的圆满与诅咒。

女儿家的美，应该不多不少修养一些罂粟微微的苦，微微的甜，压低的艳，标致的红，隐隐的媚，骄傲的舒展，滴水水灵的邪性，收放自如的开合。

实际美就是这样的过程，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诗人名句固然好，可我还是喜欢说：却道天凉好个球。因为震撼！

倒挂的玫瑰

看见一幅画，是小尺幅的工笔画，画在一幅粗糙的宣纸上，没有装框，随意地用胶带粘在展板上，在空旷的展厅拐角处，委屈地张扬着。

是一束玫瑰，像是刚从爱情里捞出来，被倒挂着，要控干。

我想，这位画家可能是刚刚失去最爱的人。一定是这样的。

他是那么悲悯，从爱的硝烟里穿过，在最后的结局里，掩埋了爱情，用伤痕的笔，留下了一幅画。

是的，玫瑰唯一的错误就是莫名其妙地代表了爱情。

是啊，这唯一的错误，就不原谅了。

花，是注定要陨落的。最美的一枝，总是被第一个从花园中选出。它美的时间这样短，上下嘴唇磕碰之间，那么快地陨落，而残缺的时间那么久长。

当初，它在水灵的时候，给了爱多少希望惊喜，寄托了一辈子的忠贞，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的蜜语甜言。可陨落得那么快，快到连云彩都来不及上下翻滚。

玫瑰，自从代表了爱情以后，不再是美的物件，而是爱的使者，它用生命传递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传递着脆弱的心疼，爱而不忍。

看这幅画，倒挂的玫瑰，就像看见曾经的爱不在了，那时，心疼得噗噗掉在地上，掉在灰堆里，没有动静，只见心碎。

不说了，再说，满眼都是灰。

玫瑰，为什么要开，为谁开，开得这艳，这红，这毒，这心碎，这不安。

鲜花不会一直开着，不会永远绽放着。

总是害怕新鲜的花朵离开了土壤。怕它们开着开着，就低下了头，就开始了奄奄一息地挣扎，纠缠，动荡。这是最不忍看到的时刻。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它们没有凋谢的时候，在刚刚绽放花香的时候，用粗粝的草绳把它们绑好，倒挂，让它们慢慢地风干，老去。这样，还能让它们保持一些花的尊严，不低头，不坠落，不伤感，不伤害，留一份回忆的美好。

那么，万万不要摆着，看着，等到看不下去的时候，开始嫌弃，手都不想沾地把它丢在垃圾桶里。

残忍不是语言，一点也不是。

我不是花，玫瑰也不是属于我的花。粉红也不是我喜欢的颜色，我的颜色是草叶的颜色，是一株最不起眼的草叶，灰色的。

玫瑰太世俗了，草叶太卑微了。

太世俗太卑微的东西，都不易结出甜果子。

离世俗太远，心就凉了；离爱太远，人就暴戾了。

我需要尘埃噗噗的眼泪，需要凡人两心相碰时粗糙的声响，那样我才知道我爱了，我才知道，爱被传递了，被那些粉红的花瓣，不多不少地传递了。

粗糙的声响，是凡间最动听的日子，爱，安静地诉说，情，安静地

暖着，人，热热地看着窗外一只垒窝的小鸟，任阳光噗噜噜撒在脸上。这样的日子，难道只有战后硝烟散尽才有吗？

玫瑰的错误，就是玫瑰的结局。当天鹅湖水枯竭的时候，捡到一只羽毛，就独自想象一场爱情的盛宴。其实，爱就是盛宴过后的满盘狼藉，无论怎样的包装，都是过期的。

而桃花，一直在梦里，在梦里咬牙切齿着。一场风，就看见了爱的碟子底部的山高水低。

爱到深处就是暴力，没有什么表情可以配合这样的结局。

爱，是最厉害的。

时光打败爱情之后，依然青春，依然跋扈，依然像是倒挂的玫瑰，在粗拉的绳索里挣扎。

谁又不是。

把感情全部倾注到笔尖，暴戾生活中的爱，所以爱情是独行侠，回眸时，多么孤独啊，那是在求败，因为，败了之后，有一片空白，旗手还在，草原已经老死在马背上了。

诗人一直坐在水中央。

我想，我该把那位失去最爱的画家，写进水中央。那里没有尘埃，没有抵达的凛冽，没有我心不甘的泛滥，那里只有水荡漾的诗歌。水底的淤泥，只有自己知道，不说，就是柔软的，就是温暖的，就是溺死爱的最好场所。那里没有暴力，没有！只有不知不觉的宠爱。

可是，不能！那里有荷花，在秋天残破。残荷，那么浩浩荡荡地扫尽一池的爱。爱似乎无处藏身了，滴滴答答的都是撕扯的声响，低低的，只有身体能够听见，什么被划破。

看着这幅画，倒挂的玫瑰，所有的风，还以为自己就是雨水。

这样的時候，我只想对玫瑰撒谎，说风是你的，雨水是我的，在你需要风的时候，我就是风，在你需要雨水的时候，我就是天空上落雨的那块云，就是青衣水袖上那朵镂花，一直在你的水袖上舞动。

玫瑰不再犯错。

玫瑰一直在动荡着，小心翼翼地开着。它不知道，下一秒，会是什么天气，它在铺展自己的心思时，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它唯一的命运就是代表爱，但这不是它的心愿，它只想做花朵本身，开自己的花，用自己的语言传情达意。也许它只想让灰色的草叶看见艳丽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株草，原本是一棵树，为了听懂玫瑰的花语，它错断自己，和花一样高矮，它只想听听爱情在说什么。草叶的爱不属于爱情，它是草原的，是马背上流动的女贞子，开也是草，枯也是草，茂密地生长，就是爱，唯一的。

碎花。

草原上的碎花都是野性的，她们是马蹄的爱人，追随爱与自由，她们的腰间扎着粗拉的草绳，那是她们的翅膀，那是她们的爱。

倒挂的玫瑰，那么委屈着自己。宠爱着，爱。因为它爱了，爱庞大时，没有自己，只有爱，只有满眼的灰烬，爱的时候，一根草叶也会点燃草原。

爱，是众人的战场。

爱情是两个人的战争。

容不得一粒沙子草芥夹在中间，一切都是风烟俱净到飞沙走石。风尘滴落，扫尽情爱床铺上的繁华春秋。



你就是那倒挂的玫瑰。纯粹俱静，低低的风尘，攥住尘埃不染的眼底。众生全部泛滥，犯了致命的大错误，是到至今都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

不要爱上诗人，不要爱上玫瑰，不要爱上纯粹。爱上，如同一滴墨滴在纯棉的白衣服上，再也没有洗净的机会。

世界是你的，你以为。也是我的，我不这样认为。但最终是玫瑰的，是草叶的，是植物的。来于尘埃，归于尘土。

不说了，再说，满嘴灰。

